

文艺的地域性表达 ——看《钢的琴》与《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东北

吴 凯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摘 要：19世纪90年代的东北经历了惨痛的下岗潮，东北平原引以为傲的钢铁成为时代的旧标，钢铁生锈，平原萧索。地域的阵痛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以《钢的琴》和《平原上的摩西》为代表的东北文艺是子辈对父辈的生产激情、燃烧岁月和下岗苦痛以深情回望，以艺术作品的方式琥珀了那段历史。从文艺作品中窥探东北地域的九十年代，钢琴与摩西是艺术的表达中时代的结痂，在时代的结痂中看地域的表达特征。

关键词：东北文艺；钢的琴；平原上的摩西；地域表达

艳粉街、下岗潮、东北工业叙事、废人列传，提起东北人们说天气苦寒，说工业基地没落，说最有担当和牺牲精神的“共和国长子”，落寞失语；《钢的琴》《白日焰火》《漫长的季节》《平原上的摩西》关于东北地域这块土地上产出的文艺作品，寂寥萧索。作为曾经无比辉煌的重工业基地，经济转体后却一落谷底，元气大伤。回头望，地域的阵痛中，呱呱坠地的文艺作品是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再思考和不忘记。

一、时代语境：钢铁与平原

东北平原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在新中国建立之初被优先发展，成为我国最早进入工业化的地区之一。彼时东北的钢铁石油输向全国，经济发展保持全国领先，工厂的工人们生活安稳而充实，成为同时代中地域的先行者。然而，这种辉煌持续到90年代便戛然而止。统包统配的就业制度下，国有企业承担了过多安置就业任务，造成冗员充斥、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改革之后，东北地区从一个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基地变成了一个老工业基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更是成为问题集中，困难重重的代名词，国家提出改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头戏将主要在东北上演”^[1]。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是计划经济体制落实最长久最广泛最深层的地区，成为“时代落水者”似乎在所难免，只是此时转型时间之迅速，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1995年劳动事业发展年度公报》记录“截止到年底，全国城镇尚有登记失业人员520万人。”不存在任何缓冲的地带，全员硬着陆，骨与肉断裂的疼痛成为地域的实感。钢铁开始生锈，萧索覆盖平原。

大面积工厂倒闭，大批量职工下岗，很多文艺作品从不同的角度记录了那个年代的东北，导演王兵的纪录片《铁西区》（2002）是过去50年计划经济在东北崩溃瓦解的缩影；张猛以东北地域下岗浪潮为文本背景所创作的电影三部曲《耳朵大有福》（2008）《钢的琴》（2011）《胜利》（2014）借助自身体验强调主观创作因素，延续着东北叙事空间的另类文化想象；以及黑色悬疑犯罪类型《白日焰火》（2014）《漫长的季节》（2023）同样借助了东北寂寥萧索的地域背景；双雪涛在小说《聋哑时代》（2020）中这样描述那个时代：“后来想来那是一种被时代戏弄的苦闷”^[2]。可以说自千禧年以来，下岗潮中的东北成为了东北文艺作品抹不去的痕迹，而且在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家出现后，历史的运作机制开始发挥作用，更是喊出了“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

二、艺术表达：钢琴与摩西

时代的“风浪”与地域的“阵痛”构成了东北萧索的现实，也成为了地域文艺作品抹不去的伤痕，有些东西或许会在历史中归于沉寂，但却在一代人的生命里呼啸回响，是东北小城里原钢厂工人陈桂林造的那架钢的琴的音，是冬日哈尔滨前刑警张自力放的那场白日焰火的空响，是沈阳工厂家属院里傅东心给学生李斐讲的摩西的故事的颤声……

《钢的琴》以20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区为背景，

作者简介：吴凯（1997—），女，汉族，甘肃省白银市人，东北大学艺术学院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管理。

讲述了钢铁厂下岗工人陈桂林为了争取女儿的抚养权而决定造一架钢琴的故事。电影在一种奇异的氛围中开场，街头艺术家陈桂林和他的乐队正在为一场葬礼演奏音乐，被要求换个欢快的，免得老人家步伐沉重。淑娴说：“那让老人家加快步伐吧。”陈桂林问：“走那么快去哪啊？”淑娴回了一句：“你管她去哪儿呢。”接着镜头向左推移，背景是两个巨大的烟囱，烟囱下一个送葬的黑棚，棚上写着“沉痛悼念母亲”。摇晃的镜头，悼念的“母亲”，“去哪啊？”的诘问，是下岗职工陈桂林们的不解。

《平原上的摩西》是作家双雪涛的代表小说集当中的同名中篇小说，讲述了20世纪末东北平原上青年警察庄树对一桩十二年前出租车司机被杀案的侦察，围绕着一个因误会而引发的凶杀案的周围两代人的故事。作者以七个人的视角，八个核心的角色，拼贴式的叙述呈现了这段故事，力图在片片拼图中尽可能真实全面地呈现那段历史。作为凶杀案嫌疑人的李守廉则正是第八个角色，从头至尾都没有个人视角，人物形象是通过他人的视角而塑造出现，热心肠有手艺带着女儿生活的普通职工，以及他下岗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喝了一口杯白酒。父亲极少喝酒，那瓶老龙口从柜子拿出来时候，上面已经落了一层灰。快喝完的时候他说，我下岗了。我说，啊。他说，没事儿，会有办法的，我想办法……我说，为什么是你下岗了呢？他说，没什么，几乎所有人都下岗了，厂子不行了”^[1]。后来因为一个误会杀了一个警察，男主人公庄树在十二年后成为了一名警察开始追查这桩案件。是在追查凶手，是在寻找儿时玩伴，也是在试图寻找下岗潮过后从社会上蒸发掉的那群人，那些被时代浪潮搁浅在岸上的人，他们去哪了？他们怎么样了？

从漫长的国家经济改革大视角回顾这段往昔，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确实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情况，但当我们推开每一个下岗职工的房门，不同的面孔上是同样的眉头紧锁。历史成为了历史，历史中的父辈面目不再清晰，历史中的孩子长大成人开始书写，造一架钢的琴，寻找自己内心的摩西，是他们对父辈的描摹，是他们对自身生命的回访，是他们对时代地域的思考。时代过去了，但是历史中形成的创痛不能被遗忘也不应该被遗忘，作为下岗潮中成长起来的子一辈，他们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钢的琴》与《平原上的摩西》正是通过子辈对父辈的生产激情、燃烧岁月和下岗苦痛以深情回望，以艺术作品的方式琥珀了那段记忆。

三、地域表达：过去与在场

最近几年，东北故事已经成为一种原型，频繁出现在文艺作品之中。文学评论家黄平认为，东北故事之前的全球化狂飙突进的时代，文学的主流是以郭敬明等人为代表的、《萌芽》为主要阵地的青春文学，是一种“小时代”的都市书写。在此之后，中国经济不再保持世纪之交的高速增长，“成功学”祛魅，落寞感在弥散。此时双雪涛、郑执、班宇等人的东北书写进入大众视线，他们笔下的主角，不再是小资或中产，而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实践及瓦解的历史，是父一代硬着陆的下岗工人，也是子一代迷茫中挣扎的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边缘人。在与彼时的东北共享落寞感的年代，东北故事早已超出地域性的局限，成为这个时代的故事，或者说，是这个时代的寓言。“东北是一种比喻。理解‘东北’，意味着如何理解、如何正视普通人的尊严”^[4]。这些表现东北的衰败荒凉的作品中，总有一种在日常里恍惚出神的时刻，有时候好像不在此时此刻好像回到了作品中。人从现实里逃脱出来，获得一种旁观的视角，再来观照自身，才能确认哪些才是遥远的事物结成的琥珀。“一个地方文学成就的形成、孕育，根植于当地的文化沃土，是本地文学家精神创造的结晶”^[5]。文艺创作的风格特征始终与地域的文化、思想、传统密不可分。90年代末的下岗潮已经远去，但我们任可以从《钢的琴》《漫长的季节》这样的影视作品捕捉他的痕迹，在《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听到他的声音，在双雪涛、班宇、郑执他们的文字里想象他的身形。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艺术作品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美学价值及艺术手段反映民族性、地域性和时代性，钢的琴能造出来，命案能侦破，但是女儿终究留不住，命案背后是更大的历史的悬案。“烟囱”倒下，象征的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和终局，过往的岁月坍塌，卷起的尘烟却迷蒙了眼前，这是对记忆中一个地标的告别，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告别。导演贾樟柯曾说：“不能因为整个国家都在跑步前进，就忽略了那些被撞到的人”，关注那些被时代痛击的人，记录他们的尊严是这场文艺复兴的意义与价值。“东北文艺复兴”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他的背后是东北昨天的鼎盛，今天的被看见，和明天的可能性。

“当撤去‘东北文艺复兴’中的消费性、娱乐性因素，而赋予其严肃的学术内涵时，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恐怕并非这些作家书写历史的主动性，而是其被动性……对历史事实的重新指认是一种自始至终的在场”^[6]。

“东北文艺复兴”的出现并非偶然，是成长于90年代东北地区下岗潮中的子一辈长大成人后对那段历史的重新审视，其背后是历史推动的必然性，“有一个历史座席始终虚位以待，一直期盼和召唤着某种具有‘东北意义’的文学的发生，而这直接表现为‘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出现”^[7]，东北文艺复兴确是东北文学关于创痛经验的在场性终于在小说作品里得以呈现。经济转体之后，东北一代开始“在故乡里流亡”和时代一起隐入尘烟，而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二代开始了自己的回溯与书写，他们的书写不是刻意强调伤痛，而是一种成长的白描，伤痛已经成为烙印，地域不过是集中。隐形的群体不是消失的个人，历史的伤痛也不是可以忽略的过往，经济没落的地域更不是暗淡的存在，“对东北历史的文学想象，实际上正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见出其可能性。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东北经历了剧烈的震荡，一度成为现代中国想象共同体的‘核心现场’。东北不仅是一个地理区域，更是群体文化的象征”^[8]。地域的表达是对过去的记录，是对在场的复现。

四、结语：往前看与要回头

“东北文艺复兴”即“东北”的“文艺”的“复兴”，“复兴”天然联系着东北曾经的辉煌与现时的衰落，联系着一度的居高临下和如今的深深不甘，可谓是以最收敛的文字实现了往日与今夕的浓缩，精确的描摹出了自伤痛中生出的复杂暧昧情绪，引起广泛共鸣。传统作品是创作者作为参与者从地域内部看到了破败与虚假，以反叛传统的方式“嘶吼”着表达不满，喜欢描绘家庭关系的扭曲与代际沟通之间的矛盾，来投射既有社会价值规范崩塌所产生的焦虑和疯癫，而在互联网语境下的后现代，旧的秩序被颠覆解构，新秩序还未建立的周期，共

识已经不存在，人与人的小情绪已经很难再相通，以及经历疫情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横生，“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从外部归来重新审视地域，多了理解与认同，不再是孩子般情绪化的个人感受表达，而是带着成长的困苦逐渐理解了那个时代中父辈的伤痛。东北地域的文艺作品是对时代的回望，是对现实的思索，是对过去的在场书写。

参考文献

- [1] 乔榛.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下岗失业问题[J]. 税务与经济, 2004(01), 第8-11页.
- [2] 双雪涛. 聋哑时代[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第9-10页.
- [3]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M].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1, 第29页.
- [4] 黄平、刘天宇. 东北·文艺·复兴——“东北文艺复兴”话语考辨[J]. 当代作家评论, 2022第5期.
- [5] 刘勇. 大文学观视野下的地域文化意义[J]. 当代文坛, 2024年第2期.
- [6] 李丹. “东北文艺复兴”: 历史的生产与回响[J]. 当代作家评, 2023年第4期.
- [7] 黄平: “新东北作家群”论纲[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20年第1期.
- [8] 刘小宇. 地域文化与文学想象——21世纪以来长篇小说的东北书写[J]. 社会科学战线, 2023年第6期. 学术论丛.
- [9] 杨义. 认识“大文学观”[N]. 光明日报, 2000年12月20日.
- [10] 何圣伦. 民族审美文化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还原[J]. 文艺争鸣, 2013年第3期.